

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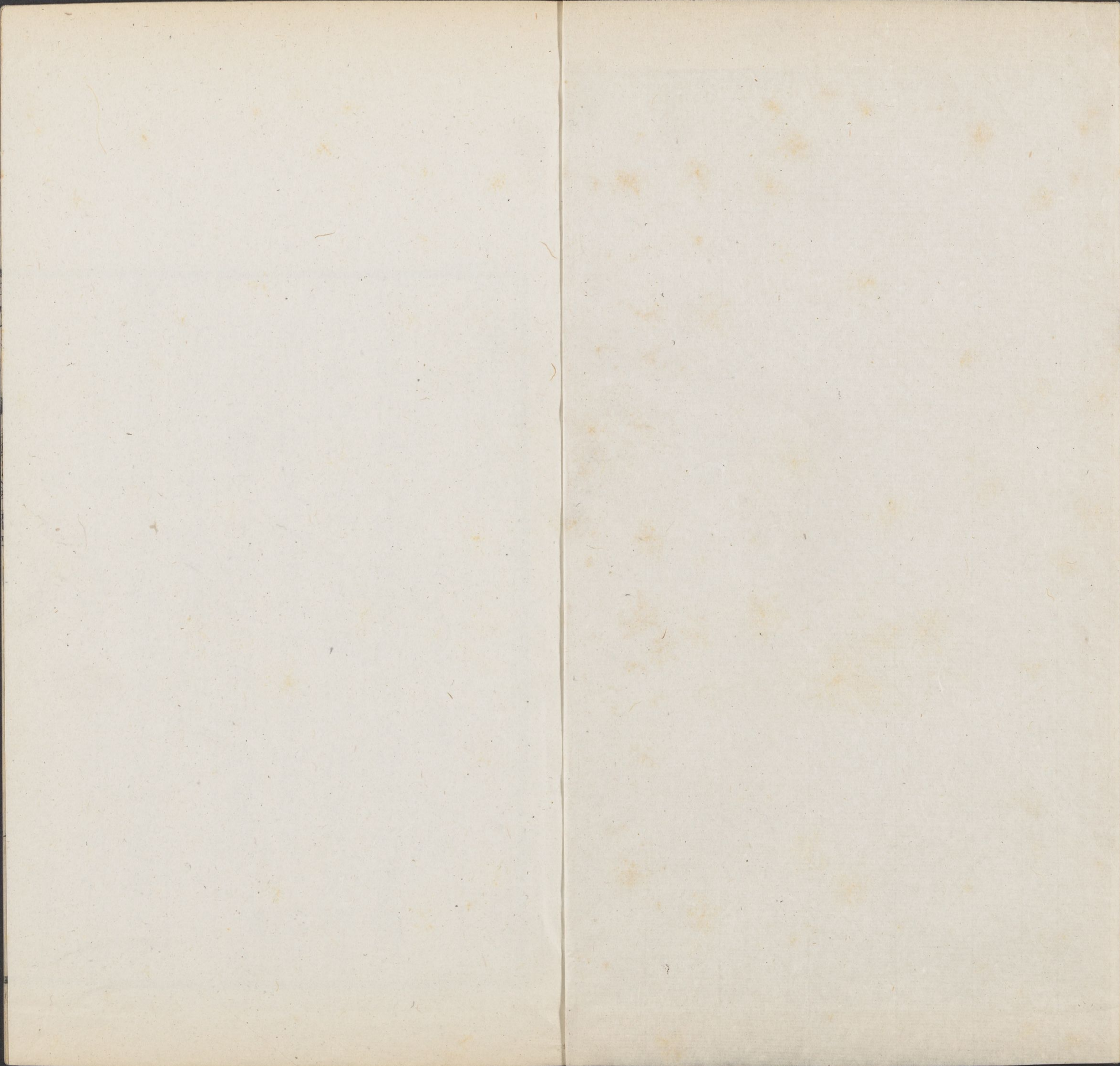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2

ZTCHL 9150.4872



賓退錄卷第四

大梁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于贊中他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于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遂至前立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  
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  
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  
奮曰萬石君馮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二千石趙魏閒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  
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氏  
慶歷閒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  
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  
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  
共剗剗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嬰之術注中  
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算術者故莫辨  
其數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  
弼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  
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  
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  
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  
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  
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  
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驛令拋打  
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  
令以爲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于  
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  
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  
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  
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  
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  
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于適然其說

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  
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鵬雉猿居右鴈兔魚  
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  
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  
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于爭爭而爲歡  
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  
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  
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  
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  
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

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  
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  
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  
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  
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  
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  
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量飲之多少而飲器  
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  
然凡射者一周旣飲酌則斂籌而復探之籌  
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或幸而免此

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歐文忠醉翁亭記  
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  
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  
舉其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  
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  
司舉搜尋隱君子進于朝搜不得則司舉并  
秘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  
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  
俟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  
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

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  
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  
云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  
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  
己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秘閣既探  
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  
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  
人探得帖子竝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  
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  
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

隱廛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神  
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  
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  
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  
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  
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  
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  
守以佞倖涵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  
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  
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

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  
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  
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  
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  
以不畏強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汎劾而及  
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  
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侍中自  
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  
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  
為新聲而求華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



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  
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  
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  
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  
算除官旣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即飲  
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須  
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  
小酒令一卷慶歷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  
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詭撰酒令在焉玉籤詩  
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

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鰲  
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鰲魚之屬沈水中  
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韻各有一詩又有采  
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  
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卧瓮人格皇  
朝李廷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  
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  
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  
更其名耳投壺經上官儀嘗奉敕刪定史立  
道續注蓋取周顛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

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盡廢晁  
子止侍郎 公武 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  
卷云唐陸秉撰為十五筍以代侯擊地球以  
觸之筍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  
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  
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  
金谷蘭亭又皆于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  
成者罰酒高續古 似孫 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  
張巨山 嶼 時為司勳郎為代作自解之奏略

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  
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導孔聖之訓秦大喜  
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書  
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  
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于館職相繼斥去然  
史記載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成湯之時則司  
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  
引以能問于不能皆以為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

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堦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裴諝五世為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

流俗謂大笑為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

曾

相真宗呂許

公夷簡

為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為首相王再

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

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  
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  
一日退朝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  
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  
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  
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  
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姻  
親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  
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  
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

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  
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  
院待漏既入朝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惟準  
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  
呂公大驚于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  
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昔按呂夷簡

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仙仁  
宗始親政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者副使夏  
竦范雍趙禎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  
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竝罷夷  
簡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  
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  
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寔原于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爲必非孔氏真本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  
命曾知青州旣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仁宗已踐祚真宗末年曾參知政事  
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真宗夷簡  
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  
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

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  
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蕭洒自言邨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  
其不出門之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  
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  
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  
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  
以其醴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  
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  
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  
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  
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  
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

三  
有道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  
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邨童也然質性甚淳  
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置鹽酪則一至邑  
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  
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  
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  
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  
孥而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  
乎众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  
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

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  
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  
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莫趨  
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  
愛主人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  
几案閒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  
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  
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  
因襍以他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  
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

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其故不肖言固問之乃大兒子于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謁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力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異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其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

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真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汨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顙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



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于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

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與皆

按唐張鷟朝野僉

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

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吾等官職總由此老  
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由  
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  
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  
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  
焉其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  
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  
相一颯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于一夫之言  
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  
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省州重脩圖經號江鄉志末卷襍記  
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  
忠忌日必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  
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  
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者親  
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于元祐四年己巳  
而東坡卒于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  
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脩供或有  
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

許于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  
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  
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  
師追封魏國公又後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  
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  
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  
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  
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  
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  
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

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  
書牛弼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三  
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  
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  
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  
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  
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攷  
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  
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

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閒凭欄杆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禮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  
玉風以中酒之中為去聲于義為長徐邈中  
聖人三國志既無音未可懸斷為平聲也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  
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  
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  
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

三才圖會卷四  
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  
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瑋瑁玉  
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  
衾黃魚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  
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  
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厓之地唐為儋州本朝為昌化  
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  
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

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厓儋耳鏤  
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穀  
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  
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  
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  
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  
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厓之名蓋晚  
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動地主靜未  
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

三才  
寶鑑卷四  
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擲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詩者多以長

字為平聲故載陸語

寶鑑錄卷第四

賓退錄卷第五

大梁趙與峕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  
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  
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候于水旁且設  
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今寧國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有  
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相傳琴高隱所有廟  
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  
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

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  
無藝以爲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  
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咏梅聖俞王禹玉  
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摯琴高魚詩聖  
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  
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  
云三月江南花亂開清溪曲曲水如苔琴高  
一去無蹤跡枉是漁人尚見清文忠詩云琴  
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  
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襍

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  
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  
也汪彥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  
磊其間琴高魚初來列楚些豈堪陪薨鮮裁  
用當穀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裏遂令四  
方傳噍噉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  
靈蹤散如煙遺鱗尚餘顆向來騎鯨人逸駕  
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放齊  
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



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同知天地間人莫窮  
物夥區區于其中臆決蓋不可偽真我何知  
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  
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  
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注此詩不知宣城土  
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  
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衺爲  
矮衺爲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  
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

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  
旁亦有依附衺音矮不長也閨音穩坐于門  
中穩也奎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媯小兒  
也丕音勒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丕音  
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丕音礪  
山石之岩窟也門音櫬門橫關也他不能悉  
記嶺外代荅于此外又記五字余音酋言人  
在水上也夾音魁言没入水下也呬和馘切  
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乚音鬚言多髭  
也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

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醜神蟲為蚕如斯甚眾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

官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万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有壘垂忠至四字合證作螿聖作鍾君作鳳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囡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音靈音茵音迄音靈音舜音巨音莽音昱音寇音褒音穉音八字南漢劉岩自制龔音儼字為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于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

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寔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昔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菴趙先生云此詩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于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

廬山記宋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

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

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

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

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荆公皆

曰臨州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

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

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

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

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

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

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

集之為明白洞達也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

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

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

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為本傳又云家素貧嗜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  
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  
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  
重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  
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  
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  
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  
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  
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  
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  
字如擗磬觀鱸之類凡數十為一則題曰周  
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為此書出于劉歆歆嘗  
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于  
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

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  
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  
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  
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  
舉哀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  
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  
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則知境內  
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  
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  
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  
文德之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邪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  
雖老臣卿乃少于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  
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大中大夫非  
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  
故永安中方拜少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  
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

三百三十六  
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  
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  
覺元顯遂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  
知去職于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  
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  
至是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  
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  
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  
權勢自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  
父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

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  
切脉狀曰夫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  
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  
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  
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  
弟條鍾愛于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  
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  
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  
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  
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

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耳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遠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郭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



三百三十三  
寶通金卷五  
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  
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弒逆其子明元可以已  
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  
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于崩其子敬宗亦  
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爲此戲自  
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  
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  
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于是併舉此絹足其

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  
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  
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  
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繹至彭門以折其半又  
夸堅戍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

出幹抵莫趨起呻吟而來問何爲曰恰在市  
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  
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  
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  
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

到鄆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慍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邪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橐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任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又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惟應岩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

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只玄玄刀圭乞  
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  
翁事又唐逸史虞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  
者居二邑閒為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  
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友人語率不忘母  
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強  
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  
二寸許自口出即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先是  
生年近六十鬚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  
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

### 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  
傳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若亦有所據盧綸作  
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  
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  
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  
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  
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  
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

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竝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

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人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古之惑張華博物志多出山海經然卷末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為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疎略殊不足觀姚令  
 威寬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為  
 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  
 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  
 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  
 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  
 而亦未備其指鞏為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  
 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為西周東遷之為東周  
 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曼漈至于兩周  
 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于考古者蓋茫不知

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  
 博采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  
 封于郃不窋自竄于戎狄公劉徙居于豳至  
 于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  
 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  
 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  
 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  
 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豐  
 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  
 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纜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  
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  
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蓋洛邑居士  
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  
意矣而未暇及也先于其地遷九鼎焉武王  
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  
王城其地實郊鄆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  
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  
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  
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  
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  
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  
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  
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  
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  
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  
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  
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于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  
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弒兄而自立懼弟  
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  
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  
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  
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  
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諡而西周惠公  
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  
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

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蓋專所以別  
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  
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  
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于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  
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  
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  
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子

三の七  
周蓋權移于下其極乃至于盡獻其邑于它  
人亦不出于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  
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于豳狐實  
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  
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  
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  
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  
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于西周之上爲失其  
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  
可以後于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

周之命已不行于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  
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  
周之策分繫之安報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  
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  
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  
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  
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  
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  
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  
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



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  
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  
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  
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  
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  
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于周紀宋忠注周  
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  
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諡西周武公小司  
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  
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奔秦獻邑

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  
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求鼎  
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  
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注  
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  
竝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  
近歲豫章朱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  
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  
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  
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  
足上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  
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  
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  
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諭高宗諡號孝宗聖諭  
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  
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  
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

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  
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  
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  
肅即鏐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  
此亦不偶然張浚雲谷襍記僅載其略且不  
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  
詳如此上所諭錢王指做做第三子惟渲也  
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六

大梁趙與皆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  
友謙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  
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  
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態  
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  
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  
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  
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采蓮

三五廿八  
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  
掉作鞭鶯鷓金錠繫鴉子綵絲牽擁鶴歸晴  
島驅鷺入浴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  
錫鏡當曾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裏袖學  
柘枝揔酒帶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  
插時乞繡針穿寶鞵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  
披案襜尖帽戴靴壇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  
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  
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  
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著撥賽神弦

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  
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  
瓦采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  
分圍楫拙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  
紙鳶互誇輪水磴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  
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語  
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鬪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  
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拈  
粉蜨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躡上層崖逞捷緣

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  
月上天蟻窠尋逕斲蜂穴遶堦填樵唱迴深  
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  
砌高臺石危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後  
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  
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者分白  
雪鮮週遶征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  
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措肩貌比  
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  
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飮石蓮耳聾如塞繆眼

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因躡鞭頭搖如  
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  
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  
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  
裨裁羣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  
鋪檀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  
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  
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腰還重風

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  
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  
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踡脚軟  
怕鞦韆局縮同寒狄堆瓦似飽鳶觀瞻多目  
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線綫已  
聞頌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孫  
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  
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  
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  
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

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  
塵屢積覲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  
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  
危索減輒好生焚鳥網惡殺折魚船旣感桑  
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  
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踰  
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以  
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  
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

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于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名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

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圍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名紀綱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圍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庠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椽又丹其楹至于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襍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怵怵

三子のハ  
馬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  
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  
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  
智士恍然自笑曰自君之出吾惟園是務初  
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  
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謔  
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琴瑟塵棲鐘鼎不  
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  
出之智士還于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  
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

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  
曰吳名憇南蘭陵爲寓言靳之曰淮右浮屠  
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五  
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  
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  
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  
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  
明日日旣昃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



顏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  
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  
中曰狂髮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  
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  
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  
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邪曩悴  
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  
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  
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其與吳

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  
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  
理盡性以至于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  
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  
夫流而至于此也讀之竦然為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

直儒

小簡云如璧

再啓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  
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  
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  
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

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  
雖多不至于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  
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  
庶幾濯優曇于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  
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  
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

慥

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  
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  
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  
集古錄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

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  
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  
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  
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  
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  
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  
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  
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  
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于  
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覲竊讀

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  
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  
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覲學  
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  
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  
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  
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  
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  
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  
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

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  
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  
德占論文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  
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  
覲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  
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  
德潤澤焦枯寔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  
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  
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  
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

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  
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  
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  
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  
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  
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  
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  
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  
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  
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旣云宗派固有次第陳  
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  
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  
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  
詢罵其翁于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  
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  
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  
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  
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覲在江西  
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噉然此僧中奴固

不以笞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菹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菹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无

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邪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覲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迴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

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  
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  
載元寵題梁仲敘所藏陳坦畫邨教學詩云  
此老方捫蝨衆雛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  
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  
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于神  
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術博欲示  
其于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  
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  
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  
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  
平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爲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爲蓬萊都水  
監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  
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于傳  
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  
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  
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  
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  
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者芙蓉

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  
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  
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  
巨龜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  
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  
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為誰曰韓  
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  
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  
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

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  
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  
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  
令去他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  
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  
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  
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  
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莫  
奠若有聲音接于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  
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

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隨行糾正羣仙  
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  
冰雪然自知不久于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  
角青鹿于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  
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  
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  
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  
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人繞樓殿等語黃  
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  
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  
在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  
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  
往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脩師錫  
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間適先生一日晝  
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  
所上章奏可敘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  
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  
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  
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醉顏甚喜



諭旨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  
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  
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  
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罷右足手  
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  
洲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  
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  
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  
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  
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

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  
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  
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  
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  
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  
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  
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  
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略云  
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

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  
蕭灑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乃同至  
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  
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  
冠草屨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  
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  
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  
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章草細  
字可讀云吾初東遊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  
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

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  
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  
浪汹涌衆不敢登舟予獨亂流而濟至家始  
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間酒器用  
鐵鎗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閣他日  
又有餘復買銀作鎗杯無日不留客客必劇  
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  
字襟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閒及道  
理則玄妙高遠其人丰姿蓋神仙真人之流  
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

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及歡飲  
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爲記次  
日已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  
所遊甚樂悔不便爲住計後八日又自云好  
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足神色  
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軟氣貌如  
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  
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  
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  
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

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  
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閣中有仙龕  
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夸堅乙志又載方  
朝散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于世  
故不錄真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爲  
北斗君召公奭爲南明公賈誼爲西門都禁  
郎溫太真爲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爲北君太  
傅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  
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周公旦爲北帝師伯夷  
叔齊爲九天僕射墨翟爲太極仙卿莊周爲

三才のハ  
太玄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  
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  
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  
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  
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  
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于四方蘇明允讀  
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  
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夸朝

夜郎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  
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  
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  
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  
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  
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  
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  
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  
陳于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于異

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  
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  
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  
合文敏偶忘之何邪然富公豈蹈襲他人之  
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  
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  
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  
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

意蠲租然潦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  
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按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  
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  
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  
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  
有災傷出于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  
行之則寔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

三石の十三  
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寔載違者罪之唐馬周  
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  
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  
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  
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  
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早有能援  
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  
書二僕一令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  
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革新

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  
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  
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襍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  
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  
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亦

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  
庭無林疎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  
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

高峰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  
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  
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